古今譚槩

容悅部第十七目錄

看葬　奔喪

敬無類　不敢鬚

風漢及第　馮希樂

答譽　勢利　計三條

容悅部

予猶曰、南荒有獸、名曰猈[illegible]、見人衣冠鮮釆、輒跪拜而齧之、雖驅擊、不痛不去、身有奇臭、惟膝骨脆美、謂之媚骨、土人以爲珍饌、余謂凡善諂者、皆有媚骨者也、汲黯不拜大將軍、大將軍賢之、王祥不拜司馬晉王、晉王重之、朱序不拜符堅、符堅宥之、薛廷珪不拜朱溫、朱溫禮之、張令濟私拜田令孜、卒爲所輕、陶穀拜趙點檢、竟遭擯棄、諂人者亦何益哉、集容悅第十七

○天后好諂

襄州胡延慶以丹漆書龜腹曰天子萬萬年進之鳳閣侍郎李昭德以刀刮之並盡奏請付法則天曰此非惡心也捨而不問

朱前疑上書則天云臣夢見陛下御宇八百歲后大喜即授拾遺文刑寺繫囚將決乃共商於獄墻內外作大人跡長五尺至夜分衆大叫內使推問對云有聖人現身長三丈面黃金色云汝等皆坐冤然勿憂天子萬年即有恩赦后令把火照視有巨跡遂大赦天下改爲大

足元年。

捏鼻頭即得官。搵地孔即免罪。以天后之英明。豈不知其僞。正謂此非惡心耳。

○赤心石

武后時。爭獻祥瑞。洛濱居民有得石而剖之。中赤者。獻於后曰。是石有赤心。李昭德曰。此石有赤心。其餘豈皆謀反耶。（見唐詩武作李日知事。誤）

朱溫一日出大梁門外數十里。憩柳樹下。久之獨語曰。好大柳樹。賓客各避席對曰。好大柳樹。有頃。又曰。

好大柳樹、可作車頭、末坐五六人起對曰、好作車頭、

溫顒聲曰、柳樹豈可作車頭、我見人說秦時指鹿爲

馬、有甚難事、悉擒訊作車頭者、擒殺之、溫雖草賊、此

舉勝天后遠矣、

○○代儀圖

天后疾遍祭神廟、給事中閻朝隱當詣少室、因親撰祝

文、以身代犧、沐浴伏於俎盤、令僧道迎至神所、觀者如

堵、后病愈、特加賞賚、張元一乃畫代犧圖以進、后大笑

○○霍獻可郭弘霸

霍獻可以希旨爲忠、一日頭觸玉階、請誅狄仁傑裴行本、遂至損額、故以綿帛裹於巾下、嘗令露出、冀后見之

郭弘霸自陳討徐敬業、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后大悅、授御史、時號四其御史

○熨衣

宋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必須鮮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吏部何敬容希旨、嘗以膠清刷鬢、衣裳不襞、伏牀熨之、暑月背爲之焦

○七歲尚書

梁武伐齊、袁昂不屈、後梁以爲民部尚書、帝謂曰、齊明帝用卿爲黑頭尚書、我用卿爲白頭尚書、良以多媿、對曰、臣生四十七年於茲矣、四十以前、臣之自有、七年以後、陛下所養、七歲尚書、未爲晚達、

前後若兩截人、此語是他飾狀、

○諛語

桓玄篡位、牀忽陷、殷仲文曰、聖德深厚、地不能載、

建興四年、西都傾覆、元皇帝始爲晉王、四海宅心、其年十月中、新蔡縣吏任僑妻胡氏、產二女相向腹心合、自

胸以上膺以下分。蓋未有之妖也。時內史呂會上言。案瑞應圖云。異根同體。謂之連理。草木之屬。猶以爲瑞。今二人同心。天垂靈象。故易云。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斯蓋四海同心之瑞。不勝喜躍。謹畫圖上。議者哂之

北齊武成生齲牙。諸醫以實對。帝怒。徐之才曰。此是智牙。主聰明長壽。帝大悅

王世充有異志。道士桓法嗣自言解圖讖。取莊子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以進曰。上篇言世。下篇言充。言相國當德被人間。而應符命也。世充大悅

妖爲德祛病亦福徵六經反作妖言諸子皆成符命態臣貢諛亦何不至哉

○○教諂

陳太僕萬年內行脩美然善事人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乃歸（留之效如此）吉薦之爲御史大夫子咸字子康年十八有異材抗直敢言萬年嘗病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乃不聽耶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萬年乃不復言

○張昌宗　元載

天后寵幸張昌宗、其弟昌儀爲洛陽令、請囑無不從者、嘗早朝、有選人姓薛、以金五千兩幷狀賂之、昌儀受金、以狀授天官侍郎張錫、數日、錫失其狀、以問昌儀、昌儀曰、我亦不記、但姓薛者卽與之、錫懼、退索在銓姓薛者、六十餘人、悉留註官、

元載弄權舞智、政以賄成、有丈人來從載求官、但贈河北一書而遣之、丈人不悅、行至幽州、私發書視之、無一言、惟署名而已、丈人不得已、試謁判官、聞有載書、大驚、

立自節度使遣夫校以箱受書館之上舍贈絹千匹
此等權勢不得不諂有此等諂人那得不要權勢

○偸媚

宋張說爲承旨士爭趨之蔣富川王質吳興沈瀛夙負聲譽及同官樞屬交以諂說爲戒衆聞而壯之一日質潛往詣說升堂瀛已先在相覷愕然竟迫淸議而去

齊盧思道久仕不達或勸詣和士開盧素自高欲往恐爲人所見乃未明而行比至其門遥見一時諸名勝森然與槐柳齊列因鞭馬疾去弘治中權閹李廣

以左道進後仰藥死，搜得納賄簿籍，中載黃米白米數太多，　上詰之，左右曰，黃白即金銀也，言官請按籍究問，凡與名者，昏暮赴戚畹求援，不期而會者，凡十三人，月下見轎影幢幢，而一人獨乘女轎，事雖得寢，而姓名傳播，漸就罷黜，嗚呼，權門如市，從來遠矣，徐存翁在相位，語所知曰，老夫今日，譬如雞母方宿，若行動，定有一羣雛隨去，君輩慎勿相近，斯語可思，

○改姓

令狐相綯，奮自單族，每欲繁其宗黨，與崔盧抗衡，人有

投者、不恡通族、繇是遠近爭趨、至有姓胡冒令者、進士溫廷筠戲為詞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令。又有不得官者、欲進狀請改姓令狐、尤可笑、

楊升菴云、唐時重族系、李氏十三望、隴西第一、雖帝系亦自屈居第三、而李氏冒稱隴西者、反冒為宗室、曰、天潢仙派、夫宰相之勢、不過十年、而人競改姓附之、況天子乎、隴西李氏高自標榜、有女人不敢求婚。及年長、父母以糞穢。昏夜潛送於少年無妻者。是求榮反以得辱也。

○冒族

崇寧末、策進士、蔡嶷以阿附得首選、往謁蔡京、認爲叔父、京命二子攸脩出見、嶷亟云、向者大誤、公乃叔祖、二尊乃諸父行也。

○割股放生

王荆公爲相、每生日、朝士獻詩爲壽、光祿卿巽中不關書、以大籠貯雀鴿、搢笏開籠、每一鴿一雀、叩齒祝之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塞之主、妻病、而虞侯割股以獻者、時朝之日、虞候爲夫人割股、大卿與丞相放生。

楊茂謙曰、定知申短於筆、不則錦軸金字、侈頌功德矣、子猶曰、儻令錦軸金書、豈盡長於筆者耶、荊公作業太重、多多放生、或致冥祓、章卿大通佛法

唐大理正成敬奇視姚崇疾、置生雀數頭、一一手執而放之、曰、願令公速愈、姚相惡之、章申蓋有所本

○程師孟張安國

程師孟嘗請於荊公曰、公文章命世、某幸與公同時、願得公爲墓誌、庶傳不朽、公問先正何官、程曰、非也、某恐不得常侍左右、預求以俟異日、又王雱死、張安國披髮

藉草、哭於柩前、曰、公不幸未有子、今夫人有娠、其願死。托生為公嗣、京師劇曰、程師孟生。求速死。張安國死。願托生。

○雞鳴犬吠

韓平原作南園於吳山上、其中有所謂村莊者、竹籬茅舍、宛然田家氣象、韓遊其間、甚喜、曰、撰得絕似、但欠雞鳴犬吠耳、既出遊他所、忽聞莊中雞犬聲、令人視之、乃府尹趙師𢍰所為也、韓大笑、遂親愛之、有太學生嘲以詩曰、堪笑明庭鴛鷺。甘作村莊犬雞。一日冰山失勢。湯

歸錢塘乃、卦、後平原敗、復有詩云、侍郎自號東籬、曾學犬吠村莊、今日不須搖尾、且尋土洞深藏

○松壽

程松詔事韓侂冑、自錢塘令拜諫議、滿歲未遷、殊怏怏、乃市一妾、名曰松壽、韓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

○金作首飾

太監懷恩得賜金二錠、轉奉錢溥、溥忻然受之、曰當與房下作首飾、常常頂戴太監

○貢女

唐進士宇文翃有女國色不輕許人時竇璠年逾耳順方謀繼室翃以其兄諫議正有氣焰遂以女女璠紅顏命薄遭此詒父

○獻妾

錦衣寰鵬以驕橫得罪有　旨封其宅舍限五日逐去其妾四面觀音者請見朱寧而解之寧一見喜甚留之五日則寂然無趣行者矣治事如初寧自是常過鵬宿從容語鵬曷贈我鵬曰指以侍父則不獲效一夕杯酒

敎、奈何不若爲父外館、寧益愛寵之

○奪妻

劉太常介、維娶美艷、冢宰張綵欲奪之、乃問介曰、我有所求、肯從我、始言之、介曰、一身之外、皆可奉公、綵曰、我所求者新嫂也、介謝諾、少頃、强與歸矣

有劉瑾倣坐辦、何愁不諧、奉人者須防此一着

○○敬名

馮道門客講道德首章、有道可道非常道、門客見道字是馮名、乃曰、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

馮老子身事十七門客故事、

熊安生將遇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適同坐、熊以之才諱雄、士開諱安、乃稱觸觸生、群公哂之、

薛昂謹事蔡元長、至戒家人避其名、與賓客會飲、有犯京字者、必舉罰、平日家人輩誤犯、必加叱詈、或自犯、則自批其頰以示戒、宣和末、有朝士新買一婢、頗熟事、因會客、命出侑樽、一客語及京字、婢遽請罰酒、問其故、曰、犯太師諱、一座駭愕、詢之、則薛太尉家婢也、

又同時蔡經國以經京音似、奏乞改名純臣、尤可笑、

方巨山名岳、爲趙相南仲幕客、趙父名方、乃改姓万已

而又爲丘山甫端明屬、丘名岳、於是復改名爲万山

王彥、父名師古、嘗自諱硯爲墨池、鼓爲皮棚、犯者必杖、

一日有李彥古往謁、刺云、永州司戶參軍李墨池皮棚

謹祗候參、彥大喜、示其子弟曰、奉人當如此矣

章惇拜相、安惇爲從官、因嫌名、見時但稱享、或作詩嘲

曰、富貴只圖安享否、何須損却一生名

○觚不觚錄謙稱

王元美云、余舊聞正德中一大臣、投刺劉瓊云、門下小

所、嘉靖中、一儀部郎謁翊國公云、渺渺小學生、今復有自稱將進僕、神交小子、未面門生、沐恩小的、皆可噴噦、徐侍御如珪謫出、復以遷廷評入、不欲忘舊銜、投臺中刺曰臺末、於他刺曰臺駁、又有太常少卿白若珪性隸下、投諸貴人刺曰、渺渺小學生、好事者作詈云、臺末臺駁、渺渺小學、同是一珪、徐如白若、聞者絕倒、

又楊太傅一清爲中書舍人、及提學時、士以舉業從遊者衆、迨位顯、從者益衆、然不過籍師生義以求進取、鄢編脩灝、始謁楊、即執弟子禮、楊訝其未曾著錄、

答曰、願少時誦法公文、遂至有成、是願乃私淑門生也、元美所云不虛耳、○肯伐高麗、其三上表稱遼東糞土臣、帝悅、遂罷兵、則謙稱信有效矣

○萬舞

朱浚、晦翁曾孫也、諂事賈似道、每進劄子、必曰某萬拜、時人謂之朱萬拜

後元兵入建寧、執浚欲降之、曰、豈有朱晦翁孫而失節者、遂自經、其諂事似道、又何也、予猶曰、世情性命猶可舍得富貴處却舍不得

○䏶

尹旻倚寵貪、欲詣汪直、屬王越爲介、私問䏶否、越曰、安有六卿䏶人者乎、越先入、旻陰伺、越䏶白叩頭、及旻等入、皆䏶、越尤之、旻曰、吾見人䏶、特效之耳

○諛足

宋彰生爲李憲洗足、曰、中尉足何香也、憲以足蹴其項曰、奴不亦諂乎

○洗鳥

大學士萬安老而陰痿、徽人倪進賢以藥劑湯洗之、得

爲康吉士、授御史、府人曰爲洗鳥御史

○○咽唾

曰陸眷本出西遼、初爲庫辱官家奴、諸大人會集、嘗持唾壺、惟庫辱官獨無、乃唾入陸眷口、陸眷悉咽之、曰、願使主君之智慧祿相、盡攜入我腹中

○作馬鐙

唐張彖諂事薛師懷義、掌攀黃幞、隨薛師後、於馬傍伏地、爲其馬鐙、　世廟時、嚴世蕃用事、戲呼王華曰、華馬王、即伏地候乘、而白郎中亦其狎客也、即伏地、作馬杌、

厥因蹊而乘之

○嘗穢

魏元忠病，御史郭弘霸往候，視便溺，即染指嘗，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魏惡而暴之，(又嘗來俊臣糞穢)

和士開爲尚書，威權日盛，偶患傷寒，醫云，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有候之者，請先嘗，一舉而盡，

○諂馬

趙元楷爲交河道行軍大總管，諂事元帥侯君集，君集馬病顙瘡，元楷指沾其膿嗅之，

〇〇父諱子

蔡京未去位、朝廷差童貫偕子攸、往取辭位表、京失措弁子呼爲公、嚴嵩溺愛其子、諸曹以事白、初尚曰與小兒語、至後曰、與東樓語、東樓、世蕃別號也

蔡攸嘗詣京、京正與客語、攸甫入遽執手爲診視狀曰、大人脈勢舒緩、有恙乎、京曰、無之、攸遽去、客以問京、京曰、此兒欲以疾罷吾耳、父子爭權、古未有也、若東樓原非嵩子、復何怪、〇又鼂錯父亦呼錯爲公、陳錫玄曰、此由太公呼漢高爲帝來

○○懷相國詩

嘉靖末、金陵吳擴有詩名、曾有元日懷嚴分宜相國詩、一友見之、戲曰、開歲第一日、懷朝中第一官、如此便做到臘月晦、亦未懷及我輩也、吳雖笑而甚慚

○江陵側公事

張居正父初死、都御史陳瑞、癸丑所取士也、馳至江陵、乘轎輿以謁、入門、從者易白服畢、解紗帽、出麻冕於袖、而戴之、巳復加經、伏哭盡哀、畢、則請見太夫人、不出、跪於庭、良久、太夫人出、復伏哭、前謁致慰、乃侍坐、有小閹

者、居正所私晝以役也、太夫人睨而謂陳君幸一盼睞之、瑞拱立揖關曰、陳瑞安能為公公重、如公公乃能重陳瑞耳。

江陵奔喪至楚、楚方伯至披衰絰代孝子守苫次、江陵太悅、不逾年、方伯遂撫楚、

中官魏朝奉太夫人北上、所經由滸步、皆設帟屋、張綵幔、徐州兵備副使林紹至身雜挽船卒中、為之道護、

張相國病、百僚俱為設醮祝釐、每行香、宰官大僚執爐暍日中、當拜章、則企蹺竟夕弗起、至有賂道士、俾數更

醮以息勝力者，南都效之，尤以精誠相尚，其厚者亦再三舉，一中丞誇於人曰，三舉而吾與者三，勝矣。居正初病，百僚設醮，已而病劇，大臣復有舉者，次相申汝默笑曰，此再醮矣。

○祭文諂語

王相國荆石宅憂，某縣令作祭文，稱相國爲元聖，封公爲啓聖夫子，王却之

雲間李中條見貴緣尊貴者，笑曰，一措大上書宰執稱述功德，何異火居道士稱臣上表玉皇大帝乎，吁

上書且不可、況擅上尊號、嬻反甚矣。○余在婁江時、曾聞荊石公宴一巨室家、庖人進饅首、公方取一枚、僮客語酬對、偶以手按而匾之、主人疑是公所好、明日特送饅首一大盒、約百餘、皆匾者。

○看墓

杜宣猷除宣城、中官力也、宣城爲中官區藪、杜每寒食轍遣將吏挈酒食祭諸宦先塚、時人謂之敕使看墓。

○奔喪

唐書高力士父喪、左金吾大將軍程伯獻、少府監馮紹

正直就其喪所被髮痛哭甚於已親宋史梁師成妻死蘇叔黨范溫皆衰絰臨哭尤可笑

前代宦者亦有妻漢丞相御史條奏石顯惡免官與妻子徙歸故郡唐高力士娶呂玄晤妹李輔國娶元擢女乾妻已自可笑況復生兒○漢書靈帝崩時市賈小民有相聚為宣陵孝子者詔皆除太子舍人北齊和士開母喪托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鄒嚴興並為義孝

〇敬無鬚

唐中宗時、宦官用事、竇從一一名懷貞爲雍州、見訟者無鬚、必曲加承接、每有誤者

○不敢鬚

少司徒王祐諂事太監王振、振一日問曰、王侍郎何故無鬚、祐曰、老爺無鬚、兒子豈敢有鬚

○○風漢及第

劉蕡楊嗣復門生也、對策以直言忤時、中官尤恨、中尉仇士良謂楊曰、奈何以國家科第、放此風漢及第耶、楊大懼、即答曰、嗣復昔與蕡及第時、猶未風耳

○○馮希樂

馮希樂善佞、嘗謁長林縣令、贊云、仁風所感、猛獸出境、昨入縣界、見虎狼相尾西去、少頃、村老來報、昨夜大蟲連食三人、令詰之、馮曰、是必便道掠食。

○○答譽

三原王公恕、巡撫江南、雲間錢學士溥、面譽盛德不已、公曰、得無有干乎、錢曰、即此、明哲、非人所能也、以訟狀出諸袖中、公曰、此事難行、錢曰、彼憐我、數至數餽、似不可恝、公許之、又出一狀於袖中曰、諺云、一客不發兩主、

公笑曰、足以答公譽矣。

◎勢利

徽州某上舍不讀書、而好爲勢交、一日里人有讀陶公歸去來辭者、至臨清流而賦詩、遽問曰、是何處臨清劉副使、幸攜帶往賀之、里人曰、此歸去來辭語、乃曰、只疑見任上京、若歸去者、吾不往矣。

賀美之與伊德載飲一富民家、民以德載貴人也、諂奉之、而不識伊字、屢呼曰、尹大人、酬酢重沓、略不顧賀、賀斟大觥呼之曰、爾且與我飲一杯、不要傍若無人。

有異生者、老而趨勢、偶赴廣席、見布衣者後至、畧酬其揖、意色殊傲、已而見主人恭甚、私詢之、乃張伯起也、更欲慇懃致禮、張笑曰、適已領過半揖、但乞補還、勿復爲勢。

容悅部 終

顏甲部第十八目錄

盧多遜　萬安
不肯丁憂　巢由拜
月犯少微　桓溫似劉琨
王建　王廬江
舉詞成句　冒從姪　計二條
林逋孫鶴山後　誤認從叔
鮑當　李慶遠
劉生　方相姪
脩史人　廬陵魁選

顔甲部

子猶曰、天下極無恥之人、其初亦皆有恥者也、冒而不革、習與成驪、生為河間婦人、死雖欲為謝豹亦不可得矣、余嘗勸人觀優、從此中討一箇乾凈面孔、夫古來筆乘、孰非戲本、只少一副響鑼鼓耳、集顔甲第十八、

○金樓子載子路事

孔子嘗遊於山、使子路取水、逢虎於水所、與共戰、攬尾得之、納懷中、取水還、問孔子曰、上士殺虎如何、子曰、上

士持虎頭、又曰、中士殺虎如何、子曰、中士提耳、又問曰、
下士殺虎如何、子曰、捉虎尾、子路出尾棄之、
貪兒得粥白粢、不知他人有喫飯者、

○晉明帝詔

明帝函封詔與庾公信、誤致王丞相、旣開視、末云、勿使
冶城公知、丞相居冶城故云 丞相答曰、伏讀明詔、似不在臣、臣
開臣閉、無有見者、帝甚愧、數月不敢見王公

丞相太尖酸

○急淚　無淚

宋世祖至殷貴妃墓、謂劉德願俱曰、卿等哭妃若悲當加厚賞、劉應聲號慟、涕泗交橫、卽拜豫州刺史、帝又令羊志哭、羊亦鳴咽甚哀、他日有問羊者、卿那得此副急淚、羊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

兩箇花臉、固可笑、然此墓豈可使他人有淚。

王元景使梁、劉孝綽送之、泣下、元景無淚、謝劉曰、卿勿怪我、別後當闌干耳。

此處用得着一副急淚、恨無處買、

○廖恩無過

熙寧中、福建賊廖恩、聚徒黨於山林、已聽招撫出降、朝廷赦罪、授右班殿直、既至、有司供脚色一項云、歷任以來、並無公私過犯、見者哂之、

人但知廖恩可笑、孰知薦剡中說清說廉、墓誌上稱功稱德、皆是廖恩脚色、安然不慚、獨何也、

○宗權非反

蔡州秦宗權、繼黃巢稱僭、十年之間、屠膾生聚、既爲汴帥朱全忠所擒、檻送至京、京尹孫揆率府縣吏閱之、宗權即檻中舉首曰、宗權非反、天尹哀之、觀者皆笑、

○唐宋士子

唐時有士子奔馬入都者。人問何急如此。答曰。將赴不求聞達科。宋天聖中。置高蹈丘園科。許本人於所在自投狀求試。時人笑之。

蕭子鵬應懷材抱德詔。後擬工部辦事。爲堂官貿印前驅。人戲曰。蕭君眞有抱負。凡虛名應詔。皆此類耳。

○韓麒麟

韓麒麟爲齊州刺史。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說以立威。韓曰。人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以

卿應之、劉憮懼而退、

○曰天后時三疏

則天革命、拜官不可勝數、張鷟爲謠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把推侍御史、腕脫校書郎、有沈全交者、續云、評事不讀律、博士不尋章、麫糊存撫使、眯目聖神皇、御史紀先知彈劾、以爲謗訕、宜付法、則天笑曰、但使卿等不濫、何慮天下人語、不須與罪、先知甚慚、

拾遺張德生男、私宰羊飲宴同僚、補闕杜肅懷肉上表以聞、明日太后謂德曰、聞卿生男、何從得肉、德叩頭請

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因出表示之、肅大慚、

周御史彭先覺無面目、如意年中、斷屠極急、先覺知巡事、定鼎門草車翻得兩腔羊、門家告御史、先覺奏合宮尉劉緬當屠不覺察、決一頓杖、肉付南衙官人食、緬惶恐、縫新褌待罪、明日則天批曰、御史彭先覺奏決劉緬不須、其肉乞緬喫取、舉朝稱快、先覺於是乎慚、

天后作事、往往有大快人意者、宜卓老稱爲聖主也、

○○費祭酒

雙槐歲抄、鳳翔太學生虎臣上疏、諫萬歲山勿架棧棚、憲廟奇之、祭酒費誾不知也、懼賈禍、乃會六堂鳴鼓聲罪、鐵索鎖項以待、俄官校宣臣至左順門傳溫旨勞之曰、爾言是、棧棚卽拆卸矣、誾聞大慚、

○背刺盡忠字

嘉靖中、南京禮部右侍郎黃綰爲言官所詆、自言背刺盡忠報國四字、下南京法司覆勘、天下笑之、按正德五年、錦衣衞匠餘刁宣上疏、自言背刺精忠報國字詔本衞執之杖三十、發海南充軍、著國史、黃見之、不當愧入

地耶、嗟乎、岳武穆事、寧可再哉

○自宮

宣德中、金吾衛指揮同知傅廣自宮、請効用內庭上曰、此人已三品、更欲何爲、而勇於自殘以希進用、下法司問罪、還職不得復任事

綱目分註、記南漢宦官之橫云、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求進者、由是宦者近二萬人貴顯用事、大抵此輩、又永樂末詔天下學官考績不稱者、許淨身入宮訓女官輩、時

有十餘人王振亦與焉後爲司禮監竟成巳巳之禍

始知豎刁覆齊千古永戒　宣廟英明豈尋常哉

○○皇后阿奢

景龍二年冬召王公近臣入閣守歲酒酣上謂御史大夫竇從一曰聞卿久曠今夕爲卿成禮竇拜謝俄而內侍引燭籠步障金縷羅扇其後有人衣褸衣花釵令與竇對坐却扇易服乃皇后老乳母王氏本蠻婢也上與侍臣大笑詔封營國夫人嫁爲竇妻俗稱乳母之壻曰阿奢竇每進表自稱翊聖皇后阿奢欣然有自負之色

絕好一出丑淨戲文。

○路巖

唐路巖出鎮坤維，開道中衢，恣爲瓦石所擊，時薛能權京尹，巖謂能曰，臨行勞以瓦礫相餞，能徐舉手板對曰，舊例宰相出鎮，府司無例發人衛守。巖有慚色、

○任佃

嘉靖間，任佃以御史謫江陵知縣，或有公移與鄰縣知縣，輒稱卽將某人如何，某事如何，鄰縣知縣不堪，因署其公移尾答之曰，卽將卽將又卽將，卽將二字好難當。

寄語江陵任大尹、如今不是繡衣郎、任見之默然、

○誤解卦影

唐坰知諫院、費孝先爲作卦影、有一衣金紫者、持弓矢射落一雞、荆公生命屬酉、唐卽抗疏彈之、冀得擢用、上怒、謫監廣州軍資庫、坰歎曰、射落之雞、乃我也、若到底不認錯落得做箇豪傑、

○盧多遜

盧相多遜南遷、入於道傍逆旅、有老嫗頗能言京邑事、盧問其何爲居此、嫗顰蹙曰、我本中原士夫家子、任某

官、盧多遜作相、令吾子枉道爲某事、吾子不從、盧銜之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未周歲骨肉淪沒惟老身流落山谷間彼盧相者妬賢怙勢恣行無忌終當竄、幸未死間、或可見之耳、多遜聞嫗言、默然趣駕

○萬安

憲宗晏駕、內監於宮中得書一小篋、皆房中術也、悉署曰臣安進、太監懷恩袖至閣下示萬安曰、是大臣所爲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劾之、懷恩以其疏至內閣、令人讀之、安跪而起、起而復跪、恩令摘其牙牌、曰

請出矣、乃遑遽奔出、索馬歸第、初安久在內閣、不去、或微諷之、答曰、安惟以死報國、及被黜在道、看三台星猶冀復用也(與○作○何○干○)

○不肯丁憂

唐御史中丞李謹度遭母喪、不肯舉發、哀訃到、皆匿之、官僚若其無恥、令本貫瀛州申謹度母死、尚書牒御史臺、然後哭、又員外郎張栖貞被訟、詐遭母憂、不肯起對、

○巢由拜

郭昱恢中詭僻、登進士、恥赴常選、獻書宰相趙普、自比

巢由、朝議惡其矯激、久不調、後復伺晉望塵自乞、晉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拜於馬首。

○○月犯少微

謝敷隱居會稽山、初月犯少微、占云處士當之、少微一名處士星、時吳國戴逵名重於敷、甚以爲憂、俄而敷死、會稽士子嘲云、吳中高士、一時求死不得。

○○桓溫似劉琨

桓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及伐秦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劉琨婢也、一見溫、便潸然泣

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問之、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累日、

○○王建

王建嘗坐徒刑、但無杖痕、及得馬涓爲從事、涓好詼諧、建恐爲所譏、因問曰、竊聞外議、以吾曾遭徒刑、有之乎、涓曰、有之、建恃無杖痕、對衆袒背示涓、涓曰、請足下試看、遭責杖而肌肉如是、涓乃撫背曰、大奇、當時何處得此好膏藥來、賓佐失色、

王建諱杖殊無豪傑氣馬涓教誨得奼

○王廬江

王含作廬江郡貪濁狼籍王敦護其兄故於衆坐稱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時敦以震主之威一坐畏敦擊節而已何充爲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

○譽詞成句

黔郡刺史新任公讌時伶人致詞曰爲報吏民脩慶賀災星退去福星來刺史喜其善譽問誰撰此將遺賚之

伶人對曰、此郡中迎官戾句。

凡府縣官臨去任、有遺愛者、百姓爭爲脫靴、著於儀門、以代甘棠之思、近有爲貪令脫靴者、令訝曰、我何德而煩汝、答曰、是舊規。近吾邑又有僞爲脫靴、而以敝靴易去其佳者。蓋銜恨之極也。尤可笑。

冒從姪

王凝侍郎按察長沙日、有新授柳州刺史王某者、將赴任、抵於湘川謁凝、啓云、某是侍郎諸從子姪、合受拜、凝問其小名、答曰、通郎、乃令左右促召其子至、詰曰、家籍

中有通郎否、子沈思少頃、乃曰有之、合是兄矣、凝始命邀王君、受以從姪之禮、因問前任何官、答曰昨罷北海鹽院、旋有此授、凝聞之不悅、既退、謂其子曰、適來王君資歷頗雜、非吾枝也、遽徵屬籍、果有通郎、已於某年某日物化矣、凝觀之怒、翌日廳內備饌招之、王望凝欲屈膝、忽被二壯士挾而扶之、鞠躬不得、凝前語曰、使君非吾宗也、昨誤受君拜、今讓奉還、遂拜之如其數、訖乃令坐、與餐、復謂曰、當今清平之代、不可更亂入人家也、在庭吏卒悉笑、王慚赧、食不下咽、斯須踧踖而出

唐麗嚴及第後、登科錄誤本倒書名姓爲嚴麗、有江淮舉子姓嚴者、乃冒爲從姪、往京謁麗、延納極喜、會同食、問及族人、都非麗氏、乃訝之、因問君何姓、舉子怪曰、叔姓嚴、姪亦姓嚴、何更相詰、麗大笑曰、君謬矣、余自名嚴、何事見攀爲族、舉子狼狽謝去、

○林逋孫鶴山後

陳嗣初太史家居、有求見者、稱林逋十世孫、坐少選、陳取林傳俾其讀之、讀至和靖終身不娶、無子、客默然、嗣初因贈詩曰、和靖當年不娶妻、如何後代有孫兒、想君

自是閒花草。不是孤山梅樹枝。蘇有魏芳者、自稱鶴山後、請爲公建祠、因規奉祀公裔孫、白其詐、芳不能爭、竟得罪、而猶自詫爲公後不已、或問文靖去君幾世、曰十世、因戲云、若爾、君家十世祖媼。應配彼翁。大是不堪。

○誤認從叔

進士何儒亮自外州至訪其從叔、誤造郎中趙需宅、自云同房、會冬至、需家致宴、儒亮既是同房便令入宴何。氏姑姊妹。盡在坐焉。饌畢、徐出、需大笑、儒亮羞不敢出京師人因號需爲何郎中

出妻獻子、博得一番鋪餟、畢竟後來相見、如何稱謂、

○鮑當

眞宗時、薛尚書映知河南府、法曹鮑當先失其意、後獻孤鴈詩、遂沐優渥、薛嘗暑月詣其廨舍、當方露頂、狼狽入易服抱板而出、忘其幞頭、薛嚴重、左右莫敢言者、坐久之、月上、當顧見髮影、大慚、以公服袖掩頭而走、

○李慶遠

中郎李慶遠初事皇太子、後因特寵請託、遂屛之、然猶以見親詒人、一日對客腹痛作楚、曰、適太子賜瓜、多食

致病須臾霍亂、吐出粗糲飯、及黃臭韭虀、客大嘲笑、

○劉生

劉生者好誇詡、嘗往弔無錫鄒氏、客叩曰、君來何晏、生曰、昨與顧狀元同舟聯句、直至丙夜、是以晏耳、少頃、顧九和至、問先生何姓、客曰、此昨夜聯句之人也、生默然、他日又與華氏子弟遊惠山、手持華光祿一扇、羣知其僞也、不發、時光祿養痾山房、徐引入揖坐、生不知爲光祿、因示以扇、光祿曰、此華某作、先生何自求之、生曰、與僕交好二十年、何事於求、光祿曰、得無妄言、生曰、妄言

當劃其舌、衆笑曰、此公郎華光祿也、相與鬨堂、錫人爲之語曰、狀元聯句、光祿題詩、

第二遍就不說議、

○方相姪

啓顏錄、唐有士人姓方、好矜門第、但姓方貴人、必認爲親、武戲之曰、豐邑公相何親也、遽曰、再從伯父、戲者歎曰、既是方相姪、只堪嚇鬼、豐邑坊、造賣凶器所也、

○○脩史人

李至剛脩國史、只服士人衣巾、輒自稱脩史人李至剛

時館中諸公聞之大笑遂呼爲羞死人李至剛

○○廬陵魁選

吉州士子赴省書先牌云廬陵魁選歐陽伯樂武請之日有客遙來自吉州姓名挑在擔竿頭雖知汝是歐陽後畢竟從來不識脩

○閔子騫後

宋何昌寓爲吏部尚書有一客姓閔來官問曰君是誰後答曰子騫後何掩口而笑謂坐客曰遙遙華胄

○元昊榜

夏竦常統師西伐，揭榜塞上云，有得趙元昊頭者，賞錢五萬貫，爵爲西平王，元昊使人入市買箔陝西，荻箔甚高，倚之食肆門外，佯爲食訖遺去，至晚，食肆竊喜以爲有所獲也，徐展之，乃元昊購竦之榜，懸箔之端云，有得夏竦頭者，賞錢兩貫文，比竦聞之，急令藏掩而已，諠播遠近矣，竦大慚沮

○看命司

司者官府之稱，中都有談天者，設肆於市，標其門曰，看命司，其術頗售，同輩忌之，明日乃於對衢設肆，亦豎牌

云看命西乩其人愧赧撤去

笑林評不言司命而言命司猶悲天稱院何爲不可

○三百甕鹽虀

王狀元未第時醉墮汴河爲水神扶出曰公有三百千料錢若死於此何處消破明年遂登進士有久不第者亦效之佯醉落河河神亦扶出士大喜曰我料幾何神曰我不知也但三百甕鹽虀無處消破耳

○山東好人

青州嘗聽以白丸藥往外郡賣之遇一宦強其賤售嘗

不從、遂至訴詈、官曰、何處人、會曰、山東、官曰、可知愚騃、山東何曾有好人、會曰、山東信無好人、只有一孔夫子、官有慚色、

近有於考試日、鄙徐州無人才者、徐州一生出曰、敝州止出徐達等人、譯者愧之、

○蘇郡文風惟崇明爲下、有陳生者、巨擘也、館於太倉、同館者乃本州庠生、數以海縣侮之、陳艴然曰、崇明人固不知、然非、我太倉人固多知、然非、汝何得相欺、同館生默然、

○罵武弁

尚書王復怒柔武弁罵曰此輩皆狗母所生一千戶稟曰宋某之母乃　太宗皇帝永寧公主王慚悔

○党姬

陶穀得党太尉家姬遇雪取雪水烹茶謂姬曰党家兒識此味否姬曰彼麤人安知此但能於銷金帳中淺斟低唱飲羊羔酒爾陶默然

與唐太宗蕭妃事相似

○○放生

北使李諧至梁武帝與之遊歷偶至放生處帝問曰彼

國亦放生否、諸曰、不取亦不放、帝衡之

眞正禪機

○○冒詩幷冒表丈

唐李播典蘄州有李生來謁獻詩、播覽之駭曰、此僕舊稿、何乃見示、生慚愧曰、某執公卷、行江淮已久、今丐見惠、播曰、僕老爲郡牧、此已無用、便奉贈、生謝別、播問何之、生曰、將往江陵謁表丈盧尚書、播曰、尚書何名、生曰弘宣、播大笑曰、秀才又錯矣、盧乃僕親表丈、何復冒此生惶恐謝曰、承公假詩、則幷荊南表丈一時曲取、播大

笑而遣之、

○○偷詩

楊衡初隱廬山、有盜其文登第者、衡後亦登第、見其人問曰、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答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偷、衡曰、猶可恕也、

○○爭詩

唐國子祭酒辛弘智詩云、君爲河邊草、逢春心剩生、妾如臺上鏡、照得始分明、同房學士常定宗爲改始字爲轉字、遂爭此詩、皆云我作、乃下牒見博士、羅道宗判云、

昔五字定表、以理切稱命、令一言競詩、取詞多為主、詩歸弘智轉還定宗

張乖崖詩、獨恨太平無一事、蕭楚改恨為幸、遂呼為一字師、詞多為主、尚非確語、

○詆詩

張率年十六、作賦頌二千餘首、虞訥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為詩示焉、託云沈約、訥更句句嗟稱、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慚而退、

韓昌黎應試不遷怒貳過題見黜於陸宣公、翌歲、公

復典試仍命此題韓復書舊作一字不易公大加稱賞擢爲第一以韓之才陸之鑑文無定價如此又何怪乎廣訥也

○和少陵詩

夔峽道中有杜少陵題詩是天字韻榜之梁間自唐迄宋無敢賡者一監司過之和韻大書其側後有人亦和韻嘲之末聯云想君吟咏揮毫日四顧無人膽似天楊雄擬易王通擬論語杜少陵詩偏擬不得○近有人題詩虎丘殿壁者後寫某人頓首書或戲續其下

云、似虎丘老先生正之。亦足一笑、

○○高霞峰

白門賈豎高霞峰者、好以俚句塗抹寺壁、且無處不到、偶諸御史遊雞鳴寺、一道長指壁上詩戲高姓御史云、此高霞峰、想是貴族、不然、那得如此美才、高公問住持、此何等人、好挐來枷號示衆、霞峰聞此語、覓數人各寺洗詩、潛蹤累月。

○陸居仁

陸居仁每謂人曰、吾讀書至得意時、見慶雲一朶、隱隱

頭上人不能覩一日讀詩經註有不安處思易之忽於夢中見尼父拱立於前呼吾字曰陸宅之朱熹誤矣汝說是也一友謔曰足下得非稟受素蒻乎居仁曰何爲友曰吾見足下眼目眊眩又夢寐顚倒耳遂赧不復言

○○四本論

鍾會撰四本論（謂才性同離異合）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

此子可教

○○要誓

北齊孫搴、學淺行薄、嘗問温子昇、卿文何如我、子昇謙曰、不如卿、搴要其爲誓。子昇笑曰、但知劣於卿、何勞旦旦、搴曰、卿不爲誓。事可知矣。

○競射

開元七年、賜百僚射、金部員外盧廙職方郎中李畬、俱非善射、箭不及埒、而競言工拙、畬戲曰、與盧箭俱三十步、左右不曉、畬曰、畬箭去埒三十步。盧箭去畬三十步。

○鶴敗道

彭淵才迂闊好誕、嘗畜兩鶴、客至誇曰、此仙禽也、禽皆

卵生而此獨胎生語未半閽丁報曰鶴夜產一卵如梨淵才面赤叱去此鶴兩展其脛伏地踠時淵才以杖驚使起復誕一卵乃谷歎曰鶴亦敗道

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氃氋而不肯舞然則鶴慣是不湊人趣也子猶曰惟不迎合人是為仙禽○晉劉爰之少為殷中軍所知薦之庾公庾忻然便取為佐及與語不稱望遂名之為羊公鶴

○蕭部

蕭韶童時、與庾信有斷袖之歡、及蕭刺郢州、庾上江陵、過之、蕭接庾甚薄、引入宴、坐之別榻、有自矜色、庾不堪、酒酣、徑上牀、直視韶面曰、官今日形容、大異昔日、韶大慚、

○嘴尖

詹大和堅老來京師、省試罷、坐微累下大理、李傳正端初爲少卿秉筆、詹哀鳴之、李以俚語詬曰、子觜尖如此、誠奸人也、因困辱之、後獲釋、不相聞者十年、李爲淮南轉運使、及瓜、堅老自郎官出代、旣相見、李不記前事、因

曰郎中若有素者、豈嘗邂逅朝路中耶、鳳采堂堂、非昔日比也、堅老答曰、鳳采堂堂、非某所見、但不知比往時嘴不尖耶、李方悟、大慚、

○長鬚僧

僞蜀時、有長鬚長老、擁百餘衆、自江湖入蜀、先謁樞密使宋光嗣、宋問何不剃鬚、答曰、落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宋大恚曰、吾無髭、豈是老婆耶、遂揖出、俟剃却、方引朝見、徒衆既多、旬日盤桓、不得已、剃髭而入、徒衆恥其失節、悉各散亡、蜀人爲之語曰、作事何愚。折却長鬚。

○○陳萇

陽道州城、居無畜積、惟服用不闕、然客稱某物佳、輒喜而贈之、有陳萇者、候其方請月俸、輒往稱錢帛之美、月有獲焉、

○○臨安民

小說、臨安民沈、居官巷、自開酒壚、又買錢塘門外豐樂樓庫、日往監沽、偶就宿焉、淳熙初、忽有巨舫夜泊、五貴人錦衣花帽、叩扉而入、登樓索飲、娼侍歌舞之盛、目所未睹、酒闌、命賞、鄭重致謝、沈生貪而黠、心知爲五通神

也再三虔拜乞一小富貴客笑而頷之呼一馱卒耳語良久卒去少頃負一布囊來以授沈摸索之皆銀酒器也沈大喜拜受俄而雞鳴客去沈不復就枕懷實爲累乃連囊槌擊更加束縛待旦負歸妻尚臥亟呼之起曰速覓秤來我獲橫財矣妻驚曰夜半閉櫃中奇響起視無所見心方疑之豈卽此耶既開鑰則空空然蓋兩處所用器每夜皆聚此中神以其貪癡故僞之耳沈重加工費直數十千羞澀不出城者累旬

○○再以遺斷鈔

聶以道曾宰江右一邑、有人早出賣菜、拾得至元鈔千五錠、歸以奉母、母怒曰、得非盜而欺我。況我家未嘗有此。立當禍至。可速送還。子依命携往原拾處、果見尋鈔者、付還其人、乃曰我原三十錠、爭不已、相持至聶前、聶推問村人是實、乃判云、失者三十錠。拾者十五錠。非汝鈔也。可自別尋。遂給賢母以養老。聞者快之。

○僧題壁

霍尚書韜、嘗欲營寺基爲宅、浼縣令逐僧、僧去書於壁云、學士家移和尚寺。會元妻臥老僧房、霍愧而止、

○換羊書

宋韓宗儒性饕餮、每得東坡一帖、於殿帥姚麟換羊肉數觔、黃魯直戲東坡云、昔右軍字爲換鵞書、今當作換羊書、知公在翰苑、一日以生辰製撰紛冗、宗儒又致簡以圖報書、來人督索甚急、公笑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驢乞假

胡趲者、昭宗時優也、好博奕、嘗獨跨一驢、日到故人家棊、多早去晚歸、每至其家、主人必戒家僮曰、與都知於後院餵飼驢子、胡甚感之、夜則跨歸、一日非時宣召、胡

倉忙索驢、及牽至、則喘息流汗、乃正與主人機磴耳、趕方知從來如此、明早復展步而去、主人復命餵驢如前胡曰、驢子今日偶來不得、主人曰、何也、胡曰、只從昨回、便患頭旋惡心、起止未得、且乞假將息、主人亦大笑、

○林叔大

嘉興林叔大性吝、然多交名流以要譽、其謁達官、品饌甚豐、此外惟素湯餅而已、一日延黃大癡作畫、多士畢集、而此品復出、譏誚交作、叔大大恐慚、揖潘子素求題其畫、潘即書云、阿翁作畫如說法、信手拈來種種佳、好木

好山塗抹盡、阿婆臉上不曾搽。大癡笑曰、好水好山、言達官也。阿婆臉不搽、言素面也。言未已、潘復加一句云、諸佛菩薩摩訶薩。衆俱不解、潘曰、此即僧家懺悔語。闔堂大笑、叔大數日羞見客、

○奠金別用

丁諷好色病廢、常令女侍扶掖見客、客出不能送、每令一婢傳謝、故賓客造訪者益多。既而有傳諷死者、京師諸公競往致奠、意有窺覘、諷出謝曰、酒堪充飲、奠金且留別用、異日不幸、勿煩再費。

○臠壻

唐人榜下擇壻、號臠壻、多有勢迫而非所願者、一少年美風姿、爲貴族所慕、命羣僕擁至其第、少年忻然而行、略無避遜、既至、觀者如堵、須臾、有衣金紫者出曰、某有女頗良、願配君子、少年鞠躬言曰、寒微得托高門固幸、待歸家與妻子商量如何、衆皆大笑而散、

○李庾女奴

湖南觀察使李庾、有女奴名却要、美容止、善辭令、李有四子、所謂大郎二郎三郎五郎者、咸欲烝之而不得、嘗

遇清明夜、大郎遇之櫻桃花影中、乃持之求偶、却要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東南隅停待、又遇二郎調之、曰、可於廳中東北隅相待、又逢三郎求之、曰、可於廳中西南隅相待、又遇五郎、握手不可解、曰、可於廳中西北隅相待、四郎皆持所授茵席、各趨一隅、頃却要然炬豁扉照之、曰、阿堵貧兒、爭敢向這里覓宿處、四子各棄所攜掩面而走

○桃江書生

董太史云、一桃江書生、使其館童入內、從主母索一絲

髮、主毋怪之、便從屋後馬坊中擒取牡馬尾鬃一根持與、其人至夜書符作法、坊中之馬、不勝淫怒、掣斷韁勒、奔號至書舍中、直突書生、書生惶遽、便跳上屋梁、馬亦躍上、棟宇墻壁、悉被蹋圮、書生乃穿屋而下、疾走投智井中、馬亦隨入、尋被嚙死、見者稱快

不嚙死、亦當蹇殺

○城中女

煙霞小說、城中有女、許嫁鄉閭富室、及期來迎、其夕失女所在、蓋與私人爲巫臣之逃矣、詰旦家人莫爲計、姑

以女暴疾辭、而來僨已洞悉之、壻家禮筵方啓、嘉儐紛沓、翹企以待、比迎者至、寂然、主人咿從者、皆莫能對、僨以袂掩口、附耳告曰、新人少出

顏甲部 終